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六百五十八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

武功部五　耀武　訓練　號令　謀策　料敵

耀武一

觀兵　揚武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　書我武惟揚

佳兵　驕兵　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恬澹為上勝而不美　文子曰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謂之驕兵

勝而不美　果而勿矜上詳佳兵注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故善者果而已矣果而勿矜果而勿伐

弗戢自焚　好戰必亡　左傳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　主父偃曰好戰必亡

竊弄凶器　啓迪禍階　惟甲冑起戎　惟干戈省躬　書說命

陳若林之衆　萃如虎之師　示衆　有名師　有善惡之名

黷武　取威　增非敢耀武　不可究武　左傳智伯伐齊智伯曰齊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　韓愈平淮西碑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

窮畋極獵　威戎夸狄　上見丁謂大蒐賦　班固西都賦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

耀威中原　陳兵雒水　東京賦文德既昭武節是宣三農之隙耀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　武備志劉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帝令縣廚皆賜食明旦大聚兵馬臨雒水令盆

子君臣列而觀之

投鞭斷流 舞劍前導

秦王堅會羣臣於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畧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畧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以吾之衆投鞭於江可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 宋太平興國初上有取太原之意乃選諸軍勇士數百人教以舞劍皆能擲劍於空中躍其身左右承之會北戎遣使修貢上宴其使於後殿因出劍士數百人袒裼鼓譟揮刃而入跳躑承接霜鋒雪鍔飛舞滿空戎使見之恐形於色及親征太原必令為前導賊衆喪膽

因大儺而示武 耀淮上以安民

文獻通考後魏文成帝和平三年因歲除大儺遂耀兵示武更為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鐘鼓以為節度 宋史楊存中與金人戰於拓臯敗之而濠圍猶未解張俊與存中劉錡先議班師會有云濠路已通者俊謂錡曰吾欲與楊太尉耀兵淮上安撫濠梁之民

高會

漠北而還　耀兵磧北而歸唐書王忠嗣開元末節度朔方兼靈州都督天寶初北討奚奴皆戰桑乾河三遇三克耀武漠北高會而還孔帖執失思力領突厥拓薛延陀延陀兵十萬寇河南思力示羸不與角賊深入至夏州乃整陣擊敗之追躡八百里會毗伽可汗死耀兵磧北而歸

耀武二

原踴躍用兵詩　增陳師乘而觀之左傳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

原暴而不戢春秋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左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今我使三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

增晝耀兵夜斫營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躡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

三日賊疲乃退子儀至恒陽深溝高壘以待之賊来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戰於嘉山大破之

回鶻不敢仰視 王鍔為河中節度使會回鶻入朝鍔欲示威武乃悉軍迎逆列五十里旗幟鮮明戈鎧犀密回鶻恐不敢仰視鍔偃然受其禮帝聞嘉之

徒飾其外 五代史王鎔乞師於晉晉遣周德威先屯趙州梁兵至于柏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賛皇會德威於石橋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兵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爾其中不足懼也

耀戎容揚天聲 宋史李繼隆端拱初為定州都部署淳化初上遣使密諭若契丹復入寇朕當親討繼隆上奏曰自邊邑多虞陛下不以臣不才任以疆事臣敢不講求軍虞震耀戎容奏揚天聲以遏外侮殄此微妖當責將帥

訓練一

原月令曰孟秋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傑俊漢書刑法志曰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之大畧也　增司馬法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以明其禮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以明其仁成列而鼓以明其信爭義不爭利以明其義又能舍

服以明其勇知終知始以明其智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自古之政也　又曰教惟豫戰惟節　孫子曰士卒孰練注云辨旌旗審金鼓知進退閑馳逐便弓矢習擊刺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屈伸往来無不如意此練士之謂也　吴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　又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

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唐李衛公問對中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吴起云絶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棊於盤若無畫路棊安用之　杜牧戰論曰天下無事之時戰士離落兵甲頓弊車騎刓弱天下雜然盜發則疾驅以戰此宿敗之師是不蒐練之過也　性理楊龜山曰兵農不可以

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之以卒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修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某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之牧誓曰

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為後世法也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　登壇必究教兵篇曰先正有言練兵之法莫先練心人心齊一則百萬之衆即一人之身　武備志茅子曰天垂象日月星辰繫焉使日不左月不右五星無定位二十八宿無定次則天亦不能攝衆而失其尊聖人之道以六經為

筌蹄然夫子不刪詩書定禮樂繫爻象作春秋則學宮無㟁門弟子無㟁業来者何以窺藩籬往者何以師百世故兵之有陣天之垂象也兵之有練聖人之六藝也陣而不練則土偶之鬚眉耳練而不陣猶驅虎豹入市徒以走衆使三人同心乘勢而捽則立斃矣

訓練二

原教士　訓戎禮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注發軍也　訓戎教戰　明恥

鬬心傳明恥教戰求殺敵也　訓旅　練兵白帖　五載大簡一

人不戮上詳訓練一　左傳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簡兵蒐乘　鞭七貫三左傳彭城之役晉遇楚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　玉海士閑而鈍求欲鞭七貫三示以薄懲而不可得

比年簡車

三年簡徒詳訓練一

蒐於被廬　簡於宗丘左傳晉侯蒐於被廬作三軍　又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

建而不旆　征則有威左傳晉治兵甲車四千乘建而不旆壬申旆之諸侯畏之注將戰則旆不戰則不旆　國語虢文公曰故征則有威守則有材

戒爾車乘　修我甲兵　厲兵秣馬　蒐乘補卒

既無訓卒何以成功　行孫吴之法訓熊羆之旅御一心之衆舉百勝之師　訓必勝之衆練賈勇之夫將整堂堂之陣必訓赳赳之夫　王孫賈治軍旅管夷吾修甲兵並白帖　增練士　選鋒六韜太公曰軍中有大勇力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強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陣之士有奇表長劒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為其將報仇者聚為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贅壻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勵鈍之士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　武備志茅子曰士不選則不可練志曰兵無選鋒曰北　煩陳　校旗司馬法上暇人教是謂煩陳注云煩陳者頻煩于陣謂教而又教使

之熟也　唐書魚朝恩聞郝廷玉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沒無復校旗事

練膽　練地

續文獻通考練兵之法有五一曰練膽二曰練藝三曰練陣四曰練地五曰練時

以六德　分三等

上詳訓練一

唐李衛公問對中靖曰臣嘗教士分為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軍校之法以一為十以十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為陣圖此一等也

陳中野　闢廣場

尉繚子曰伍長教其四人以板為鼓以瓦為金以竿為旗擊鼓而進低旗則趨擊金而退麾而左之麾而右之金鼓俱擊而坐裨將教成合之大將大將教之陳于中野

唐書馬燧進河東節度使太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

遂募厮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器用完備居一年闢廣場羅兵三萬以肄威震北方

板為鼓　瓦為金詳陳中野注

懷忠孝　動鬼神宋史岳飛傳紹興七年飛上章乞解兵柄終喪制張浚奏以張宗元監其軍帝累詔趣飛還職宗元還言將和士鋭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　杜甫寄章侍御詩指揮能事回天地訓練彊兵動鬼神

鍛乃戈矛　修爾車馬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詩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什伍如親　卒伯如友尉繚子曰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此本戰之道也

兵弱能強　令弊能起尉繚子曰臣聞人君有必勝之道故能兼并廣大以一其制度則威加天下有十二焉此十二者教成犯

令不舍兵弱能強之主甲能尊之令弊能起之民流能親之人衆能治之地大能守之國車不出于閫組甲不出于橐而威服天下矣

三官不謬 五教不亂 登壇必究教兵篇古法曰三官不謬五教不亂是謂能軍三官者鼓金旗也五教者耳目手足心也教目知形色之旗教耳知號令之數教足知進退之度教手知長短之兵教心知賞罰之用五者用習是取勝之治卒也

出教法格 置訓練官 宋史兵志元豐二年內出教法格并圖象頒行之步射及馬射馬使蓄槍步用標排皆有法象凡千餘言使軍士誦習焉

又元豐四年諸路置訓練官

廢遣獰耄 料簡驍銳 唐書李德裕徙劍南節度使料擇伏瘴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獰耄十三四士無敢怨 司馬光上神宗書曰為今日之計莫如料簡驍銳罷去羸老以練士卒修整犀利變更呰窳以精器械然後為陛下之所

欲為無不可也

選徒練旅　課才程氣

柳宗元興州江運記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選徒練旅有衆孔武王海僄佼課才勁勇程氣

繕甲淬兵　程能校藝

唐書李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乃籍户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閒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得成卒二萬既不廩于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　續文獻通考宋袁說友上言曰平居無事程能校藝日温月習有增無減一遇征行莫非強勇之士

教正不教奇　畏我不畏敵

唐李衛公問對中靖曰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衆若驅羣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　下詳訓練一

猶布棊於盤　非驅虎入市

並詳訓練一

勇不得獨進　怯不得獨退

淮南子兵畧訓良將之用卒也

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　如臂之使指　若子之衛父

上詳訓練一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朱子曰教民者教之禮義使之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輔廣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即戎使之敵愾禦侮臨陳之際皆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矣不然則是陷之于死地也故謂之殃民　如手足捍頭目

若虎豹有爪牙　上詳子之衛父注　淮南子兵畧訓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其人之技能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為用

原率素厲以行必無勇也　驅白徒而戰是謂棄之

白帖素厲空猛非勇也白徒不習訓之師也

訓練三

原載纘武功詩一之日于貉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注纘習而繼之也增師干之試又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注言衆且練也原日討軍實左傳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注討治也軍實軍器增訓卒利兵又晉立靈公以禦秦師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選而別之愛而貴之吴子曰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訓士流涕白帖屈突通訓勉士卒必流涕故力雖窮而人尚為之感奮尊君親上性理朱子曰管仲内政士鄉十五乃戰士也所以教之孝悌忠信尊君親上之義封殖其家砥礪其人宋史兵志

知定州蘇軾言寶元慶歷中趙元昊反范仲淹劉滬种世衡等專務整緝蕃漢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復臣

練兵常若寇至又政和四年詔西羌久為邊患今陝西河東路帥臣訓練兵伍常若寇至

異其籍厚其廩又嘉熙初臣僚言今日兵貧若此思變而通之於卒伍中取強武者異其籍而厚其廩時試之弓弩課之武藝秋冬使之校獵其有材力精強則厚賞賚之又於其中拔其尤者數愈少而廩愈厚待之如子弟倚之如腹心緩急可用

訓練四

增詩宋韓琦答孫植太博後園宴射詩曰因憶當年點羌叛非才誤授將軍鉞帳下貔貅十萬師力過生犀心

似鐵大仁未許覆兇巢飭謹封畺禦侵越悍夫猛士志待驍貯填憤氣何由洩正值高秋天氣寒塞場霜重嚴風刮約束偏裨整隊兵旌旗爍電戈矛雪驅出長郊閱奇陣離合應麾皆有節次引精銳較絶技控弦命中無虛發氣豪馬健走危坡直下千尋未嘗蹷收軍校獵圍平原犬順人呼鷹解紲山麋衝軼犯勁矢罔兔奔逃迷狡穴大鵰盤空不輕搏老狐仰視肝膽裂駐鞍賞獲犒部曲浪瀉酒車輪染血將軍未酣衆心醉耳後風生鼻

頭熱

增策宋蘇軾訓兵旅策曰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見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鰍蚖之所蟠牂豚之所牧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為用而不

可廢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来者寡来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而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為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

戰不可得而試也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畧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顔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

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號令一

原銜枚　按纍周禮軍旅令銜枚禁無囂　下見將帥二　倚輈而令　挈壺以令韓子云吴起為魏武侯西河守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　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注云謂為軍穿井井成挈壺縣其上令軍中士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　挈纍令舍　挈畚令糧鄭司農注曰縣纍於所當舍止之處使軍望見知當舍止於此纍所以駕舍故以纍表舍縣畚

於所當虞假之處令軍望見當虞假於此下也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虞

奉將天罰　致天之罰

恭行天罰　胤征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　甘誓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底天之罰　湯誓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　泰誓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咸聽朕命　悉聽朕言　禹謨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　湯誓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

振鐸拱稽　執禁齊衆　振鐸拱稽號令也　禮凡執禁以齊衆罪不赦過

敗麥割髮　取米殺妻　魏志曹公出軍令無敗麥犯者死騎皆下馬持麥相待曹公馬騰入麥中敕主爵議罰對曰春秋罰不加尊曹公曰作法自犯何以率下然孤為軍率不可殺請自刑拔劒割髮置地　晉永嘉亂郭默率衆自為塢撫循將士甚得懽心默婦兄陸嘉取官米十石餉妹默自殺妻以

明無私也

耳目在旗鼓　婦人令左右　師之耳目在吾旗鼓言衆觀大將旗鼓以進退　史記孫武以兵法見于吳王闔廬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于是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

後期斬監軍　不整髡職吏　上見將帥一　吳志射聲校尉孫松于公子中最親戲下兵不整陸遜對之髡其職吏

失利叱斬子　取笠泣斬士　魏志鄧艾遣子忠與諸葛瞻戰不利艾叱忠將斬之忠馳還更戰大破之　吳書呂蒙到南郡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以為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于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

既申諮諮之言　必整

堂堂之陣言容諮諮音頟教令嚴也　既崇四七之名　安可二三之令　行間將整其什伍　下令不可以二三並白帖

增寄軍令　明軍約管子謂齊桓公曰君欲速得志于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作内政而寄軍令焉詳軍旅一　史記律書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

致民志　從君命司馬法有虞氏戒于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　左傳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　令如春　令如山章孝標王師如時雨賦知我者信號令如春不知我者疑甘澤隨輪　宋史紹

興五年命岳飛招捕楊幺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

如斧鉞　如雪霜

尉繚子曰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　許洞虎鈐經出將篇曰思欲如照影令欲如雪霜苟有此者可以當國之大命矣

令素行　人樂聞

孫子曰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吳子曰夫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信行國內　威震天下

尉繚子曰發號出令信行國內　吳子曰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

軍無二令　將無還令

尉繚子將令篇曰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者誅失令者誅　三畧軍讖曰將之所以為威者號令也故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

三令五申　一逆

百失上詳婦人立左右注 三畧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於順民惡施於凶民則令行而無怨

竊符下令 揚麾誓衆戰國策魏王使晉鄙救趙趙平原君夫人魏公子無忌姊也公子見其客侯生再拜問計生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且公子嘗為報其父讎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鄙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如其言得兵符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臣客朱亥力士可與俱鄙不聽使擊之公子至鄴晉鄙合符果疑之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鄙公子勒兵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大破秦軍於邯鄲下王齕解圍走 駱賓王為兵部奏姚州破楊虔柳露布曰揚麾誓衆仗節訓兵

任其上令 得其軍號吳子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絶人馬之力此

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　唐書李光弼傳史思明將安太清襲懷州守之上元元年光弼進圍懷州諸軍決丹水灌之未下光弼令郝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禽太清等送之京師

秋毫不犯　都人莫知

北史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賀若弼為行軍總管軍令嚴肅秋毫不犯　西平王李晟東渭橋紀功碑爰擇便地引軍出屯馬無錯羣士必成列剋敵彌日都人莫知

將士股慄　士卒心存

北史楊素多權畧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寬貸將士股慄有必死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　武備志唐李靖敎旗法有云使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鼓角心存號令

行令自身　申令戢下

李晟東渭橋紀功碑晟程賞典定刑章行令自身錄功先下由是勇者奮力智者効謀姦逆畏威而震慴忠義奮氣而聳

幕 宋史乾德初伐蜀詔以劉光毅為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曹彬為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降詔褒之

威在管軍 敬若神明 宋史兵志元符元年曾布言祖宗以来御將士常使恩歸人主而威令在管軍 吾學編徐達言簡慮精當提兵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受命而出功成而旋不自矜伐

申嚴凝之令 凜風霜之氣 段文昌平淮西碑命宣武軍帥韓弘為諸道行營都統假陛遯之鉞拜韓信之壇指縱畫奇正之機發號申嚴凝之令然後有司馬之法成節制之師 李筌太白陰經夫人以心定言言定以出令故須振雄略出勁詞銳鐵石之心凜風霜之氣發揮號令申明軍法

不肅則士囂 不齊故兵敗 孔帖竇建德五月自坂堵出為陣秦王登虎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

險士囂令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待其饑破之果矣　武備志狄青討儂智高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鬬聽吾所為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

盟與諸將割臂　令如四肢應心

唐書李勣業加驃騎大將軍安祿山反詔至即引道與諸將割臂盟曰所過郡縣秋毫不可犯　尉繚子曰令守者必固戰者必鬬奸謀不作姦民不語舉功別德明如白黑令民從上令如四肢應心也

使三軍若一人　聽飛令如朕行

孫子曰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　武備志宋岳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酈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

戮揚

干之僕必行其令　持穰苴之兵不枉其法（蘇頲撰命姚崇等北伐制云云）原整烏合之衆既在一夫　勵鷹揚之師必資三令　整必勝之衆實在中權　勵賈勇之夫必曰下令（並白帖）

號令二

原誓六事之人（甘誓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孔傳云各有軍事故曰六事）狗師而誓（泰誓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狗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申嚴號令（月令）增冢宰布令（司馬法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

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

士涕沾襟 孫子曰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劌之勇也

明法審令 尉繚子曰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

一衆心 又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令者一衆心也

民非樂死令使之前 又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

非吾令斬材士 又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

其令強者其敵弱 呂覽論威篇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詘先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

響應 後漢書光武居邯鄲宮耿弇請閒因說曰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

當備祭

遵 又祭遵從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令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貫之以為刺奸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折匕箸斬士 唐書元和中劉闢反詔高崇文統兵討之過興元士有折逆旅匕箸者即斬以狗禽闢入成都市井不移珍貨如山無秋毫之犯

無統一則攜弛 孔帖哥舒翰守潼關病痼不能事以軍政委田良丘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三人爭長政令無所統一衆攜弛無守意

三喻五復之 又契丹寇營州詔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馬三喻五復之

下令士皆雪泣 又李晟圖復京師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乗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兇取富貴非豪英也士皆雪泣曰惟公命

號令嚴壹

又投秀實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壹軍中畏戢

令肅不殘 唐書馬璘在涇八年繕屯壁為戰守具令肅不殘人樂為用

中六矢不動方知軍令 武備志張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令狐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

不可以兩從 唐陸贄言於德宗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

帝王奇術 歐陽修上書曰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

凍死不拆屋 宋史岳飛傳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東芻者立斬以狥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

以劒畫地而令 又李寶傳金主亮以蘇保衡由海道襲浙江高宗授寶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令與守臣督海舟捍

槊實遂發蘇州大洋縱舟泊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實麾兵登岸以劒畫地令曰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在汝等因挺槊前行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意亟引去

謀策一

原韓子曰秦穆公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大悅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穆公舉兵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　左傳曰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

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　又曰晉師陳於莘北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注曳柴起塵詐為衆走　又曰吳子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

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史記曰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

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鑚火燭之齊軍萬弩俱發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因虜魏太子申　又曰燕兵圍即墨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

所觸皆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殺其將騎劫　增又曰魏王豹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以韓信擊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韋昭曰以木為器如罌缻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　原又曰信與張耳擊趙趙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信耳乘勝去國遠鬬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糧食必在其後願假

臣奇兵三萬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戲下成安君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聽廣武君策信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即馳入立漢赤

幟二千趙軍大驚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斬成安君禽趙王歇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北首燕路而遣辯士奉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不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

增又曰信襲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與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遂平齊　原漢書曰李廣為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廣從百騎往馳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廣令曰皆下馬解鞍會暮胡兵

以為漢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　後漢書曰馮異為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曰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聽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

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着不復識别衆遂驚潰　又曰康範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範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範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遥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範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又曰度尚爲荆州刺史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逃入山谷尚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

驕富莫有鬭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部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喜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因曰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衆聞咸憤踴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遂破平之　又曰楊璇靈帝時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璇乃特制馬車數千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

專彀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軍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　又曰鄧太后以虞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之詡曰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

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羌大震退　郭沖三事曰諸葛亮屯兵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亮在城中兵少力弱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又令大開四城門埽地却灑懿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趨

王隱晉書曰馬隆子馬咸為成都王前鋒王胡率衆討咸於市咸軍牢不可動胡乃使十騎與戰縛戟於馬

頭以向咸又使數十騎各持兵隨於後馬驚奔咸咸遂敗　增南史曰宋元嘉八年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略地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陽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狥　隋書曰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賀若弼為行軍總管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

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弛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　唐書曰蕭銑據江陵河間元王孝恭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棄舟反資賊奈何孝恭曰今銑瀕江鎮戍見艫舳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内外阻絶遂降　又曰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温傅反都護蕭嗣業討賊不克詔裴行儉為定

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先是嗣業饋糧數為虜鈔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為糧車三百乗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又曰至德二載李光弼以兵入太原史思明等將兵十萬攻光弼光弼濬溝營地將沉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恱俄而賊數千没於塹

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　又曰張廵守雍丘令狐潮引兵圍之城中矢盡廵縛藁為人千餘被黒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藁人還得數十萬矢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　五代史曰漢隱帝以趙暉為鳳翔節度使王景崇乃叛即以暉討之景崇西招蜀人為助暉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僞為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景崇潰圍而出以為應暉設

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　名臣事實曰長沙山東賊劉
忠有衆數萬據祁陽之白綿山凡一年莫敢攖其鋒者
韓世忠將所部與賊對壘乃弈碁飲酒按兵不動者累
日一夕獨與親信蘇格便服聯小騎直穿賊營而出喜
曰此天賜也即下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栅前
行先遣鋭卒二千銜枚夜進伏於白綿山上戒曰賊必
空壘來戰若疾馳入奪中軍望樓駐麾張蓋既而賊以
三萬人拒戰自寅至巳勝負未分俄而所遣鋭卒二千

植旗盖於賊之望樓傳呼如雷賊四碩驚愕進退無所據遂潰亂上下夾擊大破之斬忠　吾學編曰洪武四年上命傅友徳伐蜀友徳直抵階州拔文州遂趨綿州至漢江造戰艦將進兵漢州欲通軍聲湯將軍為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江順流下蜀守者見之解體尋拔漢州

謀策二

原善謀　勝算左傳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宣子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

逃軍之善政也　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

伐謀　貴謀　孫子曰上兵伐謀　漢書趙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

遺大鐘　刻石牛　呂氏春秋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斬岸堙谿以迎鐘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　蜀王本紀秦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為牛便金蜀王即發卒千人令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石牛於成都道乃通

如處女　避怒蛙　孫子兵法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注曰處女示弱脫兔往疾　尹文子云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軾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

背水戰　登樓嘯　上詳謀策一　劉琨嘗為胡騎所圍窘迫無計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悽然中奏胡笳賊又流涕向曉復吹之賊並棄

圍而走

龍韜虎鈐　龍變虎發上詳兵法二下詳將帥三　中權後勁　左實右偽左傳中權後勁注曰勁兵殿而中軍制謀　又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畏其衆也乃脫歸　如環無端　若響應聲孫子兵法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　下詳論兵二　振鞭絕弦　俛首匿爪孫子兵法見利從之如振鞭見不利去之如絕弦　淮南子云飛鳥之摯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　尅敵出奇　運籌決勝周禮司勳職云戰功曰多鄭康成注尅敵出奇若韓信陳平者是也　史記張良常為畫策臣漢六年封功臣良未

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

不學孫吳　圖上方略

上見將師二　漢書神爵元年上問趙充國將軍度羌虜何如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注曰隃遙也

女樂閑地　餼牛退敵

上詳謀策一　左傳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

蒸粟得地　畫女開圍

史記越與吳戰於會稽不勝范蠡為吳所虜後吳放之歸越獻粟十萬斛范蠡盡蒸之以與吳言粟好具付民種種不生吳五年因饑越乃伐吳得其地　漢書高祖北征至平城為單于所圍七日士卒饑困陳平陰畫好女以遺閼氏閼氏見而妬之夜開西北角高祖散走得免

范匄塞井　度尚焚營 左傳晉楚遇于鄢陵楚晨壓晉軍而陣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陣于軍中而疏行首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　下詳謀策一

孫臏減竈

虞詡增竈 竝詳謀策一

書木尅龐涓　題樹射張郃 上詳謀策

一　漢末傳蜀丞相亮出軍圍祁山司馬宣王命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引去郃追之至木門道亮駐軍削大樹皮書曰張郃死此樹下郃軍到亮預令軍士夾道而伏弓弩亂發中郃而死

雞足繫火 左傳吳伐楚昭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杜預注曰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

象尾繫燧

晉書江逌遷吳令中軍將軍殷浩將謀北伐請為諮議參軍時羌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逌擊之逌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于羌且其塹柵甚固難與較力吾當以計

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大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大敗

蒙馬虎皮　畫牛龍文晉臣田單並詳謀策一　束刃牛角　縛戟馬頭田單王胡並詳謀策一　使輿曳柴　載土覆豆欒枝赤眉並詳謀策一　廉范縛炬　楊璇鼓灰並詳謀策一　縫革為船　起沙為城東觀漢記鄧訓為護羌校尉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縫革為船置之箄上以渡河擊羌　曹瞞傳操與馬超分兵隔渭水時公軍每渡渭輒為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一夜而成操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操軍盡得渡渭　迴船受箭　柴道獲馬魏略孫權乘大船來觀軍曹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

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 吳書周瑜
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攻寧寧困急使使請救呂
蒙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
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
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
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

下馬解鞍　開門偃旗上詳謀策

一 趙雲別傳雲將數十騎值曹操揚兵大出雲為操
前鋒所擊遂前突其陣且鬬且卻入營更大開門偃旗
息鼓操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天惟
以戎弩於後射操軍操軍驚駭自相蹂踐

按甲寢兵　臥旗息鼓

九州春秋曹操征孫權衆軍傅幹諫曰
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
服易以德懷愚以為且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
定封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 下詳謀策一

觀怠擊疑　因虛乘散並詳攻戰三　以奇用兵　不苟接刃

上出老子下詳攻戰一 請畫 受成君請子畫畫計策也受成成兵謀也 先知 獨見 獨斷 專謀 軍要 兵機 知戰 料敵 曳柴之謀 破竹之勢 利以誘之 亂而取之智合於權 義和於利 出奇於術內 制勝於彀中 成百尅之計 定一舉之功 將制律以嚴終在運籌而謀始並白帖 增奇謀 陰計龍韜鼓行讙囂者所以行奇謀也 黃石公中畧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譎奇無以破奸息寇非陰計無以成功 能遠謀運長策左傳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

遠謀乃入見　蘇頲撰命呂休璟等北伐敕運其長策悉心而効六奇接以短兵指掌而論七縱

畫大謀　決沉機　王叡將畧論子房佐漢畫大謀六七件遂定天下孔明剏蜀決沉機二三策遽成鼎峙英雄之大畧將帥之宏規也

圖安危　知得失　太公龍韜將有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覽計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　孫子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斷門限　縱戰艦　後漢書臧宮將兵至中盧屯駱越越人謀畔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伺候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饗賜慰納之越人遂安　下詳謀策一

輕則寡謀

怯而無謀上詳謀策一　魏以夏侯淵子楙都督關中丞相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司馬魏延曰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

委心歸計　乘機決策上詳謀策一　孔帖韓充乘機決策無餘悔世推善將

得策輒行　蓄謀而俟　袁紹與曹操書辭語驕慢操語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　陸贄曰夫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

不待衆言　不卹常制　武備志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江夏相袁喬曰夫經畧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于胷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　唐書陸贄曰權以紓難暫以應機事有便宜謀有奇詭不卹常制不狥衆情死生進退唯將

所命攻討之兵也

胸懷甲兵

謀先造化北史太武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誥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纖尫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踰於甲兵　杜牧賀平党項表威極風霆謀先造化潛運廟算獨決神機

唱籌量沙

割筒棄豆上詳謀策一　武備志劉錡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為竹筒所滚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斃

會諸將飲

使二女舞孔帖張守珪為瓜州刺史督衆完故城版築方立虜奄至衆失色守珪曰瘡痍之餘詎可矢石相角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　又吐谷渾党項寇邊敕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雨矢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舞虜疑之休射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大潰

決策九重　定計千里

陸宣公奏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内

出其意外　落吾彀中

孔帖會昌中黠戛破回鶻回鶻種落潰入漠南杜牧說李德裕不如遂取之以為兩漢伐虜常以秋冬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矣　明將傳洪武初陳友諒既破姑熟將犯建康且遣人約張士誠同侵上召康茂才曰聞汝與友諒有舊可遣使偽降約為内應招之速來仍紿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家有老閽舊事友諒令持書往必信無疑友諒得書大喜問曰康公安在曰見在江東橋乃遣還答書曰余某日至橋所上曰虜落吾彀中矣友諒徑以舟衝江東橋伏兵四起敵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友諒乘别舸脫走

信賢如腹心　畫地為城池

黃石公上畧為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

使民如四肢則秉無遺　宋史淳祐初授余玠四川安撫制置使玠入蜀築招賢之館於府之左供張一如帥所居播州冉氏兄弟璡璞詣府上謁玠與分廷抗禮居數月無所言玠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如是又旬日請見屏人曰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

渡水決壅囊　絶河鏁維車　上詳謀策一　唐書田悅壁洹水馬燧進屯鄴請益兵詔河陽李艽以兵會次於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鏁維車數百絶河載土囊遏水而後度與悅夾洹而軍

無遺籌失策　無悖謀左畫　劉向權謀篇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白屋之士皆開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　宋

史杜杲專意理學嘗言吾兵問無悖謀左畫得於四書

成鼎足之形　圖猿臂之勢

武備志諸葛亮曰曹操之衆遠來疲敝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曹軍必矣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　唐書乾元初以李光弼為天下兵馬副元帥馳東都史思明乗勝西嚮光弼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詘之以計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猿臂勢也

車中伏壯士　城下縋藁人

裴行儉張巡並詳謀第一

慮既定心乃強　謀雖多決欲獨

司馬法物既章目乃明慮既定心乃強　晉書咸寧初除羊祜征南大將軍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上疏曰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

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

欲其西襲其東　後人發先人至

太公文韜武王曰兩軍相遇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奈何太公曰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　孫子曰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

絕輜重於間道　張旗幟為疑兵

上詳謀策一　漢書沛公欲擊秦嶢關下軍張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

示帳幕為柏菴　執旗幟結草人

北史周室諸王傳建德五年大舉東討齊煬王憲為前鋒帝親圍晉州時大將軍椿屯雞棲原憲密謂曰兵者詭道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為菴示有處所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主自率大兵與椿對會被敕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柏菴為帳幕不疑軍退　五

代史梁臣傳末帝恐魏州兵亂遣劉鄩以兵屯於魏縣魏兵果亂刼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鄩謂晉兵悉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襲乃結草為人執以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黄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旗幟往来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

若玄雲之無象　若滄海之不測李筌太白陰經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用心謀大迹示小心謀取迹示與難乎若玄雲之無象謀乎若滄海之不測如此則陰陽不能算鬼神不能知智術所不能窮卜筮所不能占

若隼鳥入重林　如游魚負深潭太白陰經無使内謀之泄若隼鳥之入重林無其蹤如游魚之負深潭無其跡

欒枝曳柴以敗荆　莫敖采樵以致絞宋史康王即位岳飛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借補脩武郎充中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

謀藥枝曳柴以敗荊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公逼潼關臣渡蒲阪　賊向宛洛吾擣幽州魏書曰馬超等反關右遣徐晃屯汾陰以撫河東操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禽也操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操軍得渡遂破超等　安祿山雖盜河洛人人怨之又郭子儀李光弼兵並進取常山十數郡祿山始悔反矣將還幽州以自固而楊國忠計迫謬說帝趣哥舒翰出潼關復陝洛時子儀光弼遂計曰翰病且耄今賊悉銳兵南破宛洛而以餘衆守幽州吾直擣之覆其巢窟質叛族以招逆徒祿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乃極言請翰固關無出軍　降卒復縱率騎夜進　詔使已行督兵疾襲太平

御覽河北賊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屯據薊城侯泉率騎七百討之廣張聲勢親以數百騎深入樓境值賊帥馬步萬餘衆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復縱令入城左右曰何也泉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事須為計以離隙之泉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泉內應遂遁走追擒之 孔帖頡利走保鐵山遣鴻臚卿慰撫李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柰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頡利亡去

命將向宛洛率衆出秦川　大衆取成都疑兵出內水

武備志先主詣諸葛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君謂計將安出亮曰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

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内修政治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又劉裕以朱齡石為益州刺史伐蜀裕與齡石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黄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不意猶從内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内道若向黄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敵之奇也

原善計潛行破勁敵於籌畫之下　奇謀獨運解重圍於談笑之間　並白帖

謀策三

增大謀不謀　太公武韜大智不智大謀不謀　周密為寶　又武韜凡謀之道周密為

實

稱舍於墓 左傳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還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

以析公為謀主 又伍舉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置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

原縈帶全城 史記墨翟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為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為城以牒為械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

上畧伐智 孫子兵法善用兵者有三畧焉上畧伐智中畧伐義下畧伐勢

增五軍五衢敵人必惑 吳子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既武且勇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為五軍各軍一衢夫五軍五衢敵人必惑莫知所加

曲謀敗國 尉繚子曲謀敗國注云曲一偏

也

為帝王師 黃石公上畧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為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圖制無疆扶成天威康正八極密定九夷如此謀者為帝王師

謀及負薪 又主聘巖穴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述

謀可深而不可疑 又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

原借箸 漢書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張良從外來漢王方食具以酈生語告良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臣請借前箸以籌之

六奇 陳平六出奇謀

策慮愊憶 漢書谷永上疏訟陳湯曰湯前使副西域都護策慮愊憶義勇奮發卒與師奔逝斬郅支首注曰愊憶憤怨貌

增以梁委之 又吳楚反周亞夫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

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

就第叅兵謀 又趙充國乞骸骨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叅兵謀問籌策焉

落落難合 後漢書建武五年車駕至臨淄自勞軍帝謂耿弇曰昔韓信破歴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謀如湧泉 又馬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湧泉勢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

廟勝之策 又劉備據沛曹操乃自將征備備奔袁紹紹于是進軍攻許田豐諫曰操既破備則許下非復空虛將軍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不及三年可坐尅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

交馬語移時 曹操進軍馬超等數挑戰

不許固請割地送任子賈詡以爲可偽許之操復問計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説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曹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與超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尅日會戰大破之

蒙稱病篤露檄召還

孫權常爲其子求婚於關羽羽罵其使不許至是呂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矣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隂與圖計

原謨謀爲劒戟

陳思王征蜀論今將以謨謀爲劒戟策畧爲旌旗師徒不擾藉力天師

以計代戰一當萬

晉書杜預拜鎮南大將軍太康初預遣周旨等汎舟夜渡以襲樂鄉吴都督孫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旨

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為之謡曰以計代戰一當萬

增如樵而出鳴鼓而來又晉元帝命周訪與諸軍共征杜弢暮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採樵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而退

原白服乘輿宋拾遺云初檀道濟伐匈奴大衆未集而為虜所圍數重是時道濟兵力甚寡軍中大懼道濟令士卒悉解甲勿動既而道濟白服乘輿徐出向圍以長策為虜所憚虜相與謀曰檀公令居死地即白服在軍猶不懼此伏兵誘我也遂不敢戰

增腹背擊之武備志劉裕抗表伐南燕南燕主超召羣臣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絶其糧道敕段暉帥兖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

餌以

馬畜 又梁太僕卿楊椿別討陳瞻瞻據險拒守椿曰今約勒諸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待其無備然後奮擊可一舉平也乃止屯不進賊果出抄掠椿復以馬畜餌之久之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之二州皆平

解嚴使懈 北周主謀伐齊于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

使人乘已馬突陣 北史于謹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乃散其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衆賊望見雖疑有伏恃衆不以為慮乃進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騧賊所先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為謹爭逐之乃率餘軍擊其追騎賊走因得入塞

毒水上流 又長孫晟為秦州行軍總管取晋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湯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

頭人畜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

彼收穫我掩襲彼聚兵我解甲 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江南土薄舍多茅竹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

羸兵阻水以誘之 薛萬均傳竇建德帥衆十萬寇范陽羅藝迎拒之萬均曰衆寡不敵宜以計勝即教藝羸兵阻水以誘之萬均自以精騎百匿城左建德師渡水邀半渡擊之大敗其衆

雄畧動如神 杜甫詩

神算風驅 孔帖儻或神算風驅天威電擊使齊攻四面各裂一隅彼若聚而待之則自窮分而應之則不足東抗則西入南備則北侵腹背受攻首

尾皆畏赤族之刑既迫輿櫬之計方施則固難期於曩之宥免矣

巨謀纖計 杜牧文

潛遣二十騎來迎 高仙芝引師行三日過坦駒嶺頓峻絶下四十里仙芝恐士憚險不敢進乃潛遣二十騎衣阿弩越胡服來迎既至士不肯下會二十人至曰阿弩越胡來迎已斷娑夷橋矣仙芝即陽喜令士盡下

智囊之士 李筌太白陰經有沉深密謀慮出人表者上賞得而禮之名曰智囊之士

以謀不以力 歐陽脩上疏曰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鬭智不鬭多

番將被杖奔元昊 東軒筆談种世衡守青澗城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屬請莫能得其人被杖以奔元昊甚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得其機事以歸乃知世衡用間也

俟敵歸邀擊 宋史 建炎三年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邀擊之

帝召至行在奏方留江上截金人歸師帝謂輔臣曰比呂頤浩在會稽壹建此策世忠不謀而同聽其留

謀定而後戰 又岳飛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萬全之算 韓世能俘斬雲南叛彝露布陛下軫念一方明見萬里規雄圖於轂內制兵要於事先謂賊可計禽不勞士卒翦其羽翼則席上足以折衝擒其腹心則舟中皆為敵國臣等乃祇奉萬全之算共輸一得之愚

開闔化機 梁潛平彝頌神算雄畧開闔化機奮揚蹈厲孰測端倪

料敵一

原問將 計糧 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

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　魏志諸葛亮攻陳倉帝問張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曰比臣未到亮已走屈指計亮糧盡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果退

開賞　成擒

山賊陳策衆數萬人太祖問可代否劉煜曰策因亂赴險相依爲強非有爵命威信相伏畏死取賞愚智所同先開賞勸大兵臨之令下之日軍門啓而賊自潰矣　袁尚救鄴諸將以尚歸鄉人人自戰不如避之太祖曰尚從大道來則當避之若循西山來成擒矣尚果循山臨滏水爲營公擊破之

畫地成圖　聚米爲山

張千秋與霍禹隨度遼將軍擊烏桓還謁大將軍霍光問方畧形勢千秋口對兵事手畫地成圖無所失問禹禹不能記由是賢千秋　後漢書建武八年帝自西征隗囂至漆馬援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

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見可知難　量敵論將也左傳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武之善政　魏文帝欲伐不從命者問吴蜀何先賈詡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皆難卒謀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臣以今宜先文後武帝不從伐江陵役士多死　才豈敵裕　智足平梁宋武帝西伐關中赫連屈匄曰姚泓豎子才豈能敵裕必為所擒　宇文泰命于謹襲江陵謹策梁元帝曰策蕭繹有二耀兵漢沔振旅長江直據丹陽此為上策退保羅郭以待援至此為下策以余觀蕭繹必處下策後果平江陵戕元帝

郭嘉料孫策　潘濬擒樊伷　魏志孫策轉鬬千里盡有江東聞太祖在官渡將襲許衆懼郭嘉料之曰孫策新并江東所誅者英髦雄傑輕而無備雖有百萬衆無異獨行中原若刺客伏

起一人之敵耳必死匹夫之手策臨江爲許貢客所殺

吳志樊伷導誘諸夷以圖武陵孫權問潘濬濬曰五千人足以擒伷權曰卿何輕之濬曰伷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亦侏儒一節之驗權大笑以五千人授濬果斬伷也

增相時　觀釁　左傳相時而動又觀釁而動

審因應變　呂覽決勝篇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以爲己固因敵之謀以爲己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　孔帖李勣用兵多籌筭料敵應變皆契事機

制勝如神　孫子曰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孔帖韓充爲義成軍節度使會汴軍逐李愿以李㝏主留後事帝遣人問破賊期充對曰汴天下咽喉臣頗習其人然王師臨之一月可破方二旬即克帝喜曰充料敵如神

權敵　課將　尉繚子曰權敵審將而後舉兵　桓範要集古之論將者長于計策

則課以料敵善於治軍則考以政事勇於奮擊則責以戰鬬若無此三者則不委之以境外之任

乘殆

擣虛 周世宗本紀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強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 宋史紹興十一年諜報金分道渡淮岳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朮韓常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斃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

登軾 曹劌登軾而望詳攻戰二

登陴 孔帖賊帥周摯攻北城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

先自敗

悔欲亡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今聞夫差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妖賊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

自稱將軍詔大中大夫臧宫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畧皆曰宜重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少延緩令得逃亡逃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即敕臧宫撤圍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等

佯不及　示有餘

吴子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何如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鋭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為不及其見利佯為不知此為智將勿與戰也若其衆讙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謂愚將雖衆可獲　武備志吴主權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有自大之言今來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權果上岸伏兵卒起擊之斬首數百

似連雞　如孤

豚 北史魏帝聞赫連定與宋懸分河北乃先討赫連羣臣皆曰義隆軍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剋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疑焉問計於崔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 宋史余玠授四川安撫制置使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不受節度玠欲誅夔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吴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一旦曦為畔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況夔無吴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今誅之一夫力耳玠夜召夔計事斬之

烏樂馬鳴 烏起獸駭 左傳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孫子曰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来也衆草多

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

困獸猶鬬　貪蛇忘尾　左傳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　玉壺清話端拱中虜卒萬餘騎襲威虜軍糧道李繼倫領步騎千人巡徼忽當虜鋒虜蔑視不顧繼倫曰貪蛇勇行必忘其尾吾當銜枚掩其後其夕懷短兵默逐其後至唐河天未明舉兵一鏖如拉枯朽

二卿相惡　三軍數驚　左傳楚晨壓晋軍而陳軍吏患之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必不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吴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

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剖氷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飢渴務於取遠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

觀外知内　察進知止　吳子料敵篇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内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洶洶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

及布氣衰　乘衍膽破　曹操圍下邳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鋭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

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

五代唐莊宗征蜀以康延孝為先鋒與王衍戰于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

首尾奔命

進退失利

袁紹遣軍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沮授說紹可別為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許攸曰操悉師拒我許下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擒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紹皆不從

吾學編洪武初徐達進圖太原謂諸將曰聞擴廓帖木兒出太原道保安經居庸攻北平孫都督總六衛兵足鎮禦我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所謂批亢擣虛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已為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遂克太原

師老釁生

兵分

勢弱 後魏武帝親征後燕慕容德於鄴城前軍敗績德又欲攻之别駕韓諄進曰不如深溝高壘以佚待勞彼千里饋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費攻則士卒多斃師老釁生起而圖之可以捷也德曰韓别駕之言真良平策也 蕭銑以罷兵營農宿衛纔數千人聞唐兵至倉卒徵兵未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兵歸守分兵勢弱乘其懈擊之蔑不勝矣若急之則幷力死戰楚兵驍鋭未易當也

決勝料勢 決戰料情 五代史梁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閻寶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

得城遽退 應我不暇 宋史紹興十一年濠州告急張俊與楊沂中劉錡援之距濠六十里

而南城已陷或言敵軍已去錡曰敵得城而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直趨濠州果遇伏敗還

又嘉定十四年出師唐鄧趙范與弟葵監軍孟宗政時知襄陽悍于供億使人問曰全人在蘄黄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撤襄陽之備以救蘄黄則唐鄧必將躡吾後且蘄黄之寇正鋭曷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圉不守而自固寇在蘄黄師日以老然後回師蹙之可勝敵而無後患

恃城無鬬志　易我無固心

左傳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鋭師宵加于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　安祿山反陷常山會李光弼攻賊常山拔之郭子儀引軍下井陘與光弼合破賊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裁一步將以狗士殊死鬬遂破之

量

敵而後進 孟施舍曰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 **因形而用權**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 **無約而請和** **見利而不進** 孫子曰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陣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仗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知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旌旗動者亂也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并力料敵取人而已 **老羸以見短** **舟楫非所長** 韓王信及與匈奴欲共擊漢上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可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 吳書

曹公入荆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皆恐懼孫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周瑜曰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

敗卒擊勝兵　兩軍縶四將

魏志曹操征張繡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賈詡曰追必敗繡不從大敗而還詡曰促更追之必勝繡從之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曰將軍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力未盡而退必國内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唐肅宗問李泌令敵強如此何時事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

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

旗多者兵少

鼓嚴者壘空

虎鈐經旗鼓多者其兵少　名山藏劉基赴京師道建德張士誠正入寇李文忠欲出擊基止之曰不出三日則當走至期登城望曰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鼓方嚴基趣文忠疾追壘則皆空而留其所掠老弱嚴鼓而已遂追擒之

心已潰支易制

降者遇貳者

奮

後漢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隗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　唐書上元元年加李光弼太尉中書令進圍懷州史思明來救光弼壁野水渡既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刼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

曰去矣將為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會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為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

偽退以罷吾兵　持重以老吾師　魏志魏征東將軍滿寵聞吳欲攻合肥表請召兵吳尋退還寵以為賊大舉而還非其本意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遂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果來攻不克而還　唐書李靖曰輔公祏保據石頭豈易取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馮慧亮等躡吾後腹背受敵此危道也慧亮陳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祏立計使之持重以老吾師耳

分則勢懸力弱　聚則守此失彼　隋軍臨江高熲謂薛

道衡曰今兹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席捲之勢事在不疑頻欣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

料敵心察敵氣　獲敵人語敵事　唐李衛公問對下太宗曰誠哉朕嘗臨陳先料敵之心與巳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巳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巳兵家大要今之將臣雖未知彼苟能知巳則安有失利者哉　虎鈐經我之生口為敵所獲一旦遁歸以敵事語我或獲敵生口亦以敵事語我皆敵謀也勿信之

國小多蓄則民怨　行遠少憩則氣闕　呂氏春秋荊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城郭高溝洫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賦歛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

興兵伐之陳可取莊王聽之遂取陳焉　筆談曹瑋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引兵去瑋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虜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還襲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虜近使人謂曰番軍遠來我不欲乘人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欣然良久各鼔軍而進瑋大破虜師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少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客兵遠來食不足　懸軍遠僑糧不繼

後漢書建武四年帝使王霸與馬武東討周建于垂惠蘇茂將五校兵救建前後受敵敗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臥不出曰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茂建乃引還　魏志陳泰為征西將軍蜀姜維圍狄道鄧艾等以為割險自保觀釁待弊然後進救泰曰兵書云修櫓

積榅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維懸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下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遂進軍

救敗之師不可當 往亡之日謂吾避 唐書蕭銑據江陵詔拜李靖行軍總管兼攝趙郡王孝恭行軍長史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弘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弘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荆州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孝恭自往與戰大敗還 又憲宗討吳元濟李愬求自試遂檢校左散騎常侍為隨唐鄧節度使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亡日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

見獲務進遇覆速奔 雖勝不前不敗自退 左傳北戎侵鄭公子突曰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

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　歐陽修上書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

急則并力緩自相圖

前不得戰退無仰儲

魏志袁尚熙奔遼東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公孫康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引還康果斬尚熙首送之諸將或問操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　唐書大順二年孫儒屯溧水俄而田頵劉威為儒所敗楊行密欲守銅官李神福曰儒埽境以來利速戰宜堅壁老其師則我無敵矣又出輕騎絕賊糧道使前不得戰退無仰儲不亡何待

料敵二

增大勝之徵龍韜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強弱豫見勝負之徵奈何太公曰三軍齊整陳勢以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鼙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

望壘知虛實虎韜太公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敵之變動望其壘則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則知其来去

原懼而增德左傳趙成子謂孟明懼而增德不可當也

必有懼心又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注貌軍容也

增南風不競左傳楚師伐鄭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登巢車望晉軍左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

君子休小人食左傳荆伐陳吴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

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兵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不明敵將不先軍 管子選陳篇不明于敵人之正不能加也不明于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于敵人之將不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陳也

十圍五攻 孫子詳攻戰三

失時不從可擊 吳子料敵篇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来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

師不宿飽 三略軍讖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敵強下之 又敵動伺之敵

近備之敵强下之敵佚去之敵陵待之敵暴緩之敵悖義之敵睦攜之

有所積必有所虧

淮南子兵畧訓彼若有間急填其隙極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仆之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敵潰而走後必可移

奔東南備西北

史記景帝時吳楚反周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乃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

表坐談客耳

魏志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表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郭嘉曰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

勢必瓦解

魏志司馬懿言于曹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征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操曰人苦無足既

得隴復望蜀耶

夷兵不練敵攻必先

吳書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晉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率三軍憑圍對肇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夜遁

解衣包火張羅捕虎

經濟類編魏主嗣曰劉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崔浩對曰興兵遠攻未見其利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荊揚之化施之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適足為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有

如駒犢鬬虎狼

又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國方伺國隙而舍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強寇將何以

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況主上英武士馬精強彼若果來譬如以駒犢鬬虎狼也何懼之有

聲言入洛實走襄城 唐書盛彥師與史萬寶鎮宣陽李密叛萬寶謂彥師曰密驍賊也以王伯當輔之殆不可當彥師曰兵詭道也難豫言即引衆踰洛水入熊耳山命士持滿夾道伏短兵溪谷間令曰賊半渡乃擊所部皆笑曰賊趨洛州何為備此彥師曰密聲言入洛其實走襄城就張善相我據其要必擒之密果至彥師橫擊首尾不相救遂斬密及伯當

根於忠智 唐書李靖傳贊曰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為善用兵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於忠智而已

力大敵脆先所難 又陸贄曰夫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所難是為奪人之心也力寡而敵堅則先所易是謂觀釁而動也

巢几上

肉耳 又乾符六年黄巢勢寖盛據安南帝令羣臣議鄭畋曰巢之亂本于飢其衆以利合如以恩釋罪及歳豐其下思歸衆一亂巢即几上肉耳今不伐以謀而怖以兵恐天下憂未艾也

伏出奮擊兵耀城下 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者度諸將惟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今諸寨旦出淘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城中萬一有智者爲之畫策伏兵門內望淘虜者稍遠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能無敗乎宗侃曰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爲狀以白王建

輕出不暇齎糧糗 五代史唐臣傳梁遣王景仁擊趙趙王乞師于晉晉遣周德威軍鄗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與德威轉鬭千里至于鄗南兩軍皆陣德威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

將退而擊之勝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

守貞如坐網中 後漢時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以郭威為四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諸將急欲攻城威曰李守貞前朝夙將未易輕也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絕守貞如坐網中矣

彼將犇走可知虛實 五代周臣王朴獻平邊策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犇走以救其弊犇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強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

夜至得空營 宋史靖康初金人渡河詔以宗澤為副元帥入援澤兵進至衛南金人大敗澤計敵衆十倍于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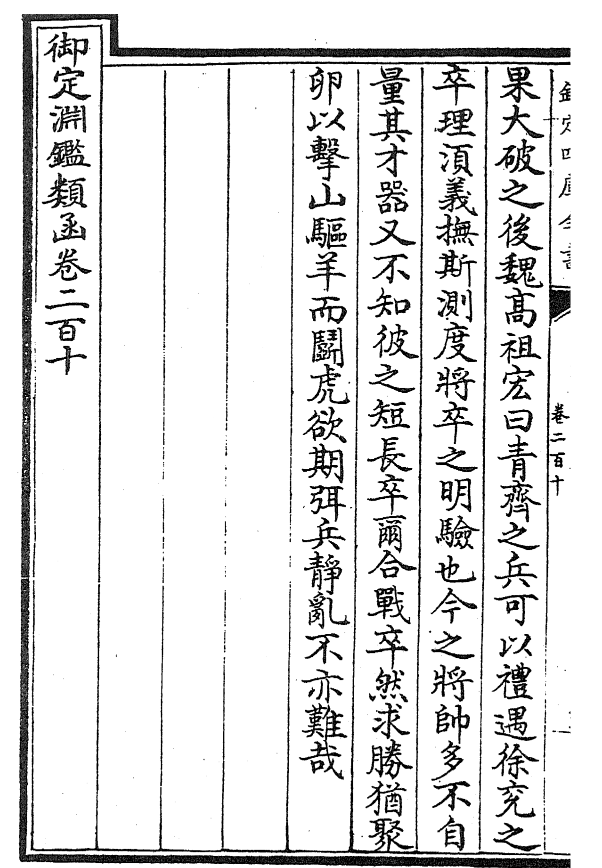
門戶隳腹心自潰 吾學編洪武初

上欲取蜀以傅友德等由秦隴趨成都上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户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

料敵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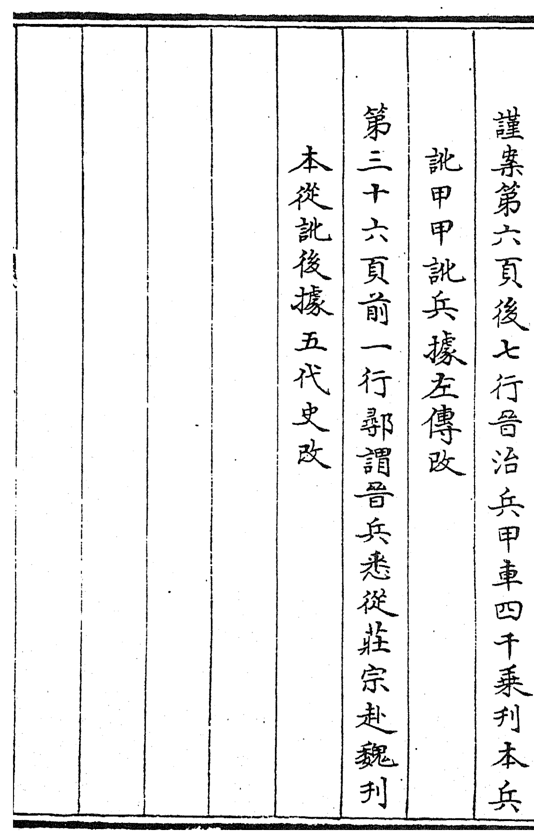
增論曰王睿將畧論曰凡為將料敵之情偽而後決策制勝須知彼帥之能否乃操我之所長假如韓信能設伏走我則奔逐不遠從龔不及白起能攻城野戰則當深溝高壘以挫其銳俾蜂蠆無所施其毒螫虎狼不能逞其爪牙本謀既壞伺其大隙而擊之因變其正以待

敵整衡軸以攻險司馬宣王曰諸葛孔明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計中破之必矣及鄭褒亦能知毋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算至儉兵敗皆如其言又潘濬見樊伷為武昌從事與州人設饌十餘度自起比至日中可得知以兵五千足以擒之果在濬度内漢王謂魏大將柏直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謂騎將馮敬雖賢不能當灌嬰謂步將項它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乃使韓灌曹三將軍



果大破之後魏高祖宏曰青齊之兵可以禮遇徐兖之卒理須義撫斯測度將卒之明驗也今之將帥多不自量其才器又不知彼之短長卒爾合戰卒然求勝猶聚卵以擊山驅羊而鬬虎欲期弭兵靜亂不亦難哉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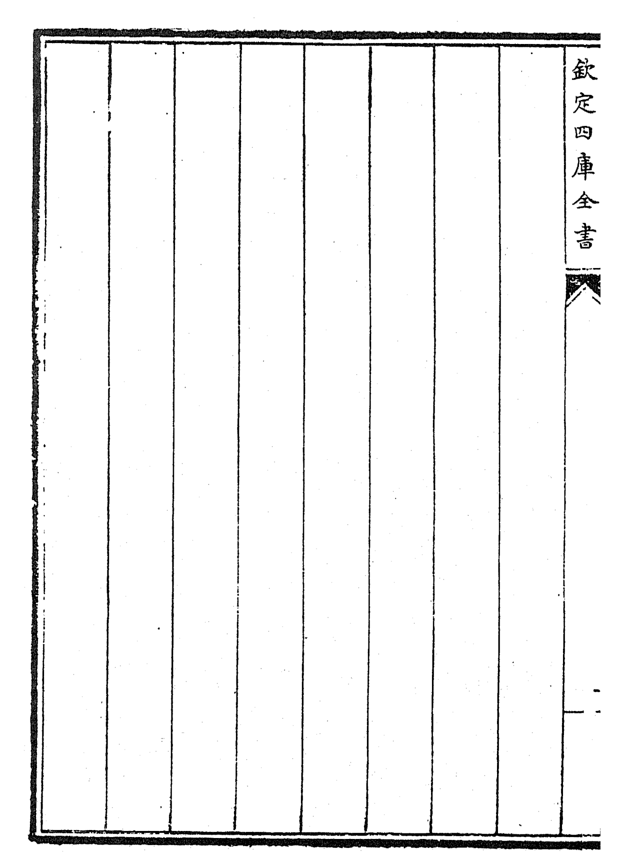


謹案第六頁後七行晉治兵甲車四千乘刋本兵

訛甲甲訛兵據左傳改

第三十六頁前一行鄩謂晉兵悉從莊宗赴魏刋

本從訛後據五代史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沈元錡